



潘國森  
何分雅俗論金庸

## 何分雅俗論金庸

潘國森對待小查詩人很夠朋友，是少數願意為小查詩人的名譽得罪很多人朋友。

中國內地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專家學者，對金庸小說的評價算是比香港的行家為高。不過在另一端，沒有什麼根據而惡評臭罵金庸小說的論者，則是內地遙遙領先香港。香港不喜歡金庸小說的教授學者，鮮有公開叫陣，不似內地的同業有「暴虎馮河」的勇氣。

如果以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說》作為「金庸學研究」的起點，這個新興學科已有超過40年的歷史。起初叫「金學研究」，後來因為作者本人反對，改為「金庸小說研究」，「金庸學研究」這個詞，似乎還是潘國森最先提出的，現在要努力搶佔地盤，令到「金庸學研究」成為最官方、最正式的說法。

小查詩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修訂報上連載時才初學平仄和漢語詩格律，然後他重撰的《書劍恩仇錄》回目七言聯、《碧血劍》回目五言聯、柏梁台體《倚天屠龍記》回目詩40句和5首《天龍八部詞》都算是合格。此所以潘國森搶先敬稱他為「小查詩人」。可是到了今天仍然有不少未通古代漢語和漢字平仄的妄人，胡說金庸小說「通俗」！金庸小說中引用儒、釋、道三家的經典，此輩又讀懂了多少？知道哪些出處？

筆者不是開玩笑，從修辭學、語意學的角度來看，能夠與「嚴肅文學」對應的，恐怕只能是「輕鬆文學」，甚或「輕佻文學」了。總不成因為人家的作品有較多讀者喜歡、賣得較多就低贊人家為「通俗」。而自家推崇的作品卻是較少讀者喜歡、不甚暢銷，便謫稱之為「嚴肅」。或許「嚴肅文學」作家過於孤芳自賞，不太理會讀者懂不懂你作家大老爺在說什麼。總不能為讀者多數沒共鳴，就埋怨讀者水平不夠呀！

《金庸辭世又三年》下

## 機會在門外

現代社會人多綢密，食肆和娛樂場所總是熱鬧鬧的。縱使如此仍有很多人顯得孤獨，通訊科技愈進步有些人就愈孤單，他們減少了實體和人接觸，網上娛樂也滿足了充填時間的「需要」，最終選擇和手機與電腦作伴，生活仍是冷冰冰的。這些人多是宅男宅女，躺平在家，不願外出和人接觸，但內心渴望生活可以改變。

認識一位中年男士，平日最大的娛樂是在家聽歌，最多是上網看看臉書上別人的消息，什麼朋友相約也拒絕了，一句「不想應酬」便拒人於千里，久而久之無人再記起他了。他事業不太好，常想有更好的發展，但可以想像這樣性格的男人如何吃得開？有好的工作機會，別人也不會想起他吧。他看到身邊的朋友都發展順利，只埋怨自己運氣差，致鬱鬱不得志。生活愈來愈潦倒，就愈不想見人，卻不去反省自己，旁人勸說也聽不進耳。只能說什麼性格就造就什麼人。

留意身邊的人，事業成功生活幸福的人，都有廣闊的人際網絡，人緣極佳，不吝幫助別人，出席各類活動，所識的朋友背景豐富，在有機會時別人總會推薦他們。

所以機會不是在屋內，而是在門外，踏出去吧！

## 從COP26說開去

COP26，時尚愛好者小狸乍看這個詞時還以為是「COS26」，馬上聯想起「26碼的COS牌牛仔褲」。可誰曾想，人家指的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

「COP」者，《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簡稱，該會議召集了世界各國領導人、科學家和氣候談判者，通常每年舉行一次。今年已是第26次舉行，故稱COP26。

事實證明，被這個高端術語整迷糊的真不止小狸一個，比如阿根廷一家經濟新聞網站也曾刊文吐槽說，這個會議裏使用了大量的專業術語，因而使很多民眾望而生畏，「就連本次氣候變化大會的名字COP26聽起來更像一部糟糕的警匪劇，而不是一場嚴肅且規模龐大的會議。」

雖然牛仔褲及三流警匪片拉扯不清，但千萬不要小瞧了這場會議。因為這個COP26不僅真的是一場嚴肅且規模龐大的國際性會議，甚至由於時代背景的原因，很可能變得比以往的任何一屆都重要。就像新加坡《海峽時報》網站所說，因為它不僅強有力地推動了即將開展的全球氣候協商，而且出人意料地重振了至關重要的中美合夥關係。

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特意趕在會前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將在今後十年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包括減少甲烷排放和逐步淘汰煤炭。這不僅是作為世界重要一極的中國首次在甲烷排放領域作出具體承諾，也不止是中美兩個甲烷排放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一個重要推動，更是中美在貿易、技術等領域關係緊張及頻

故多，自然就是「典雅文學」了！怎會通俗？只能說是雅俗共賞。郭靖黃蓉唸了詩詞，潘國森知道出處而擊節讚賞，年幼小學生未知出處亦會另有體會，如此而已。

學術研究最宜人棄我取，搶先開發從來沒有人理會的土地，就有廣闊無垠的空間。筆者開闢的「金庸詩詞學」就是找出小說中出現過詩詞的原典，以及作者有否修改來配合書中的人物情節。經過數年之功已介紹得八九九，後來者就算超越潘國森，也只能在個別案例比潘國森高明，在量方面起碼可以長保首席。

小查詩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修訂報上連載時才初學平仄和漢語詩格律，然後他重撰的《書劍恩仇錄》回目七言聯、《碧血劍》回目五言聯、柏梁台體《倚天屠龍記》回目詩40句和5首《天龍八部詞》都算是合格。此所以潘國森搶先敬稱他為「小查詩人」。可是到了今天仍然有不少未通古代漢語和漢字平仄的妄人，胡說金庸小說「通俗」！金庸小說中引用儒、釋、道三家的經典，此輩又讀懂了多少？知道哪些出處？

筆者不是開玩笑，從修辭學、語意學的角度來看，能夠與「嚴肅文學」對應的，恐怕只能是「輕鬆文學」，甚或「輕佻文學」了。總不成因為人家的作品有較多讀者喜歡、賣得較多就低贊人家為「通俗」。而自家推崇的作品卻是較少讀者喜歡、不甚暢銷，便謫稱之為「嚴肅」。或許「嚴肅文學」作家過於孤芳自賞，不太理會讀者懂不懂你作家大老爺在說什麼。總不能為讀者多數沒共鳴，就埋怨讀者水平不夠呀！

《金庸辭世又三年》下



西楊莊

## 冬之樂冬之韻

我喜歡冬天，冬天別有一種樂趣——享受那些圍爐取暖的長夜，同親人團聚一炕的黃昏，舒適愜意的空調，晨峭夜寒的微風，群集覓食的山鳥麻雀；更好的是免受庭園勞役之苦。一旦庭園自冬眠中醒過來，麻煩就多了。草地時時要剪割，雜草處處蓬生，花木要澆水，噴藥，用椿支撐，掐去殘花，修枝，永遠做不完的事。

紛紛揚揚的雪花從灰色的天空飄落，如同掙脫了宇宙的羈絆，把堆積無數個日夜的情感傾瀉，滿天飛舞，片片如蝶，朵朵如絮，飛揚出美妙的旋律。於是冬天便在雪花裏裝扮點綴，人地變得潔白而明淨，靈魂彷彿也漸漸地清澈。視野之處，銀裝素裹，晶瑩剔透。當你靜立在雪中，望遠山銀色蒼茫，望叢林玉樹瓊枝，望村莊瓊樓玉閣。天地之間一片潔白而寧靜，雪花淹沒了塵世的喧囂，此時只有裊裊炊煙與飄落的雪花交相輝映。時光在此刻停留，一種靜美之感陶冶着人的情操。雪地裏的遠山叢林村落，猶如一幅潑墨的山水圖畫，儘管寥寥數筆，卻已是神韻無限了。

儘管收到電費和燃料費的眼單時，那筆賬算起來也很可觀的，任何事物都有代價，冬季的樂趣也不例外。現在或不久就要如詩人斯文本恩所說「春光追蹤殘冬」，我想我們必須趁着冬還在，好好去享受一下。

當冬天悄悄來臨的時候，雪花便

如約而至，雪花飄落時的靜靜身影和美美氣息，彷彿給我們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於是便想起那句讚美雪的詩句：「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冬之韻味，恬靜而寂寥，如一曲清新的洞簫，深幽清脆，穿越叢林縈繞山巒。我知道有人會說我這是矯情，但是人人看到大自然豐裕美好，都應該歡欣悅悅。我同意莎士比亞說的「巢燕未敢來，水仙已先至」，那時一片金黃耀目，雖手腳仍感僵凍，實足令人意飛神馳。可是冬季之美卻更為雄偉、純樸，像是一聲小號高鳴，絕無奏鳴曲之錯綜複雜。

你看到樹木的禿枝，交錯成細緻的花紋，可與哥特式教堂屋頂媲美。群鳥變得馴服多了；狐和兔在雪地上留下爪跡；貓頭鷹的啼聲劃破夜空，比杜鵑單調重複的「咕…咕…」刺激得多。

冬季給人和自然力量鬥爭的刺激。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我必須承認冬季有它的缺點：水管凍結，手腳生凍瘡，車子打滑倒在路邊溝中，這些都不是好事。如果我患了關節炎又只能蜷縮在一個單管電爐旁取暖，如果我是一個山野農夫要在雪地里搶救飢羊，如果我是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無家之人的其中一個，那我的感受也當然不同。

佇立於冬的路口，看雪花漫天向飛，靈魂的翅膀悄然地伸展，飛翔在雪花深處，與雪化輕吻：遙望這如詩如畫般的季節，輕輕叩響記憶的門窗，驚地感到冬之韻味的優揚與深遠。



潘明珠

## 古今孝道 敬親感恩

打開報紙新聞，常見這些令人唏噓的事：沒良心的子女把年老孤單的父母摒棄門外；或生活在聽聞一生為兒女的父母臨終前，子女沒理會，卻只想取得父母的財產……

馮寶寶在近期公演的電影《殺出個黃昏》，把一個有無限感觸、百般滋味的老媽演活了。她獨力辛苦養大兒子，表面已有兒孫似很幸福，但其實兒媳皆偽善，滿腹私心又對她諸多埋怨、不滿；其子教孫兒請祖母飲茶，軟硬兼施討好她，只為慾求她把唯一的物業變賣套現給自己家用。祖母照做了，但已獲取了錢財的兒媳，怎會再理這老母親？

兒子振振有詞說，母親既生養他，就要付出所有，全然忘了母親數十年的養育之恩。馮寶寶辛酸自嘲：「即使三更半夜，兒媳也可趁搭飛機旅行，卻說無時間探老媽！」

在香港現實都市裏，傳統孝道及美好價值似漸被人遺忘，類似情況及不孝子女真多不勝數！有人騙取了老人的樓房金錢逃之夭夭，剩下老人孤身留在老人院，令人真唏噓！

為何現今這麼多人只顧個人利益而忘記親恩？是否現今教育有所欠缺呢？如何讓新一代青少年更好地認識傳統美德的孝道，從而體悟親恩並懷感恩心？

為了培養感恩圖報的美德，並可更活潑貼心地引導學生，我最近藉不同班級的讀書會，引領青少年一起閱讀相關主題之文本，包括《論語》中孔子述如何孝敬父母、木蘭代父從軍、外國少年筆耕等故事，而摘取二十四孝其中的故事精神，導引青少年聯想並提出問題，一起研討古今的孝道精神，及於今日現實生活中，可如何實踐孝道，感恩父母。

低年級的同學愛看二十四孝的視頻劇場，例如臥冰求鯉、扇枕溫衾等；這些故事可引發話題；再來細讀孔子關乎孝之文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那臥冰而傷身冷死，實不可取，不是孝之正道。盡孝不可盲從不變通，學生反思古代「孝」的行為引起熱烈討論，會問：現代人紋身？鋸手？整容？俱傷及身體髮膚，其實不孝吧？通過閱讀和討論，明白「孝」的理念精神，在於領悟雙親之愛、期望、敬親感恩，就當自愛及自強，關心父母，至老不變，而並不是嫌棄父母。好好思考，令青少年藉讀書會加深認識孝道觀念。

孝在中華傳統文化佔重要元素，具豐富內涵，青少年能自小在孝親氛圍中成長熏陶，自能對父母長輩有感恩的心，勉之。



彭輝

## 舅爺的鐮刀

家鄉的男人總會被冠上一個「爺」字兒，我們得把舅舅叫舅舅，舅舅也會很高興地叫我外侄老爺，我對此很不開心，如果不是他那把鐮刀，絕對不會喜歡他。

舅爺一家住在大山裏，少田少地，一眼望去的是那連綿不斷的群山。山裏人自然是喜歡力氣大的男人，能挖礦砍柴，人們常用「你有幾把鐮刀」來判定一個人的本事大小。舅爺的個頭和力氣都很小，上山砍柴是吃不消了的，往往是舅媽從山上把柴砍回來，他像小媳婦樣進行燒製，然後將供冬天取暖的窯灰（近似木炭一類的取暖材料）弄到集市上賣，因很讓鄉鄰看不起，說是投錯了胎，應當是女兒身。隱忍的舅爺最開心的是收割季節的到來，這是能讓他找回尊嚴的時光，麥子、油菜、稻穀，他一動起來，就像到了水裏的魚在莊稼地遨遊，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大的一塊田割了，然後坐在田壟上叼根煙半睜着眼看那些割得慢如蝸牛的人。如果是這個季節去玩，他必然會在我這外侄老爺面前好好地炫耀一番，我也會很崇拜地喚他鐮刀王。

三外公等人說舅爺割莊稼快是因為鐮刀好使，並得到了左右鄰舍的一致贊同。不服輸的舅爺與三外公換了鐮刀比賽，還是輕而易舉地獲勝，結果得到的評價卻是舅爺真的像娘兒妹兒，手巧得很。舅爺不理會這些，覺得成王敗寇，自己就是用鐮刀的王。每每進屋，都要瞟一眼那把彎彎的鐮刀，彷彿莊稼有了這玩意兒心裏才踏實。這一不經意的舉動也給他惹來了大麻煩，那就是讓我這調皮的外侄老爺看到了。山上沒啥玩的，真是度日如年，我叫嚷着要回家。只是看到那神奇的鐮刀，我的嘀咕聲要小一點，他們遷就我，同意我拿鐮刀去房前屋後割雜草，舅爺捨不得卻

又無可奈何。我拿着也不講章法，胡亂一氣地割下去，那草木被我折騰得高的高、矮的矮，最要命的是鐮刀經過我的神操作已經面目全非，鐮齒掉了好幾顆，鐮刀也變形了，舅爺看着一語不發，我還樂呵呵地說：「舅爺，你哭啊、你哭啊！」被打發回家的我心疼起舅爺沒鐮刀咋辦了。

舅爺很久沒到我家來，我想這與那把鐮刀有關。在鋼鐵廠上班的父親帶回來兩把鐮刀，據說是上好的鐮刀打製的，並在集上託人帶口信給舅爺。當天下午他就風急火燎地來了，把那鐮刀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恰好又是收割季，他主動說在我家住上兩天，幫忙把稻穀收了再回去。頭天晚上，他就在鐮刀上下功夫了，給把柄纏上了藤蘿根，密密匝匝的，簡直成了精美的藝術品。隨後就是磨刀齒，左三下、右三下的，告訴我說，磨刀不誤砍柴工，鐮刀磨好了割着就舒坦，關鍵是磨好接觸莊稼那一段，割得快而且還用得久。次日天不亮，他就睡不着了，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大家就乾脆起床動工了。舅爺好似添了神力，在稻田裏施展他的才華，鋒利的鐮刀在他纖弱的手不停地揮動，一蔸蔸稻禾被整齊且有規律地放到那裏，打穀的人讓他慢着點，哪曾想聽到這話，他動作更麻利了。跟在後面捉蝴蝶的我，看他彎着腰、扭動屁股的樣子覺着好笑，他回身時已是身子頭髮全濕了，唯有手裏那把鐮刀亮鋒銳的。

大山的田土少得可憐，有了好鐮刀的舅爺小半天功夫就能解決自家莊稼的收割。他也幫幫勞動力差的親鄰，當別人感謝他時，他一個勁地說我們送的鐮刀好。聽說壩裏的人都外出務工了，很多人家割稻穀成了難事兒，他就組織山上的勞動力去承包收割稻穀的活兒。山裏人樸實，手腳麻利不說，還特別珍惜糧食，一塊田收下來

基本沒浪費的。割禾是個辛苦活兒，鐮刀不好使的不僅割得慢，而且手上還會長上厚厚的繭巴，面對臉上和手臂曬得黝黑油光發亮的農友，舅爺常說還是要教育娃娃多讀書，靠天吃飯的莊稼活很是惱火。沒想到舅爺的舉動這還成了山裏人增加經濟收入的重要方式，一個收割季下來，每個人都能分上好幾千。這檔事兒完美結束後，舅爺請我們吃飯，他先給鐮刀倒上幾滴酒，說是感謝他的好幫手，然後再和家人樂滋滋地喝起酒來。

收割完莊稼後，舅爺總會把鐮刀擦乾淨然後用布包上，等待在下一次的收割中顯耀威風。他後來總結說把鐮刀包裹起來的預兆不好，以至於鐮刀真的派不上用場了。那年回鄉，見着一群行色匆匆的割禾人，我想裏面應該有舅爺。果不其然，領頭的他頭低得像成熟的稻穀樣，臉上有了一絲欣喜又立马凝重了下來。當看到一塊不大不小的稻田，一陣轟隆隆的馬達聲就把他們的期望吹得無影無蹤了。原來，現代收割設備已經在家鄉廣泛使用，價格低、速度快的優勢比手工收割更受種田戶的喜歡。

沒過幾年，脫貧奔康政策下的易地搬遷，退耕還林，曾是致富帶頭人的舅爺也到鎮上的新農村聚居點住了，無用武之地的鐮刀被舅爺掛到了屋頂顯眼的位置。每到收割季節，舅爺依舊會把那鐮刀取出來磨了又磨，手握鐮刀獨自坐在門前遠望那收割機在金黃的稻田裏來回，舅媽安慰道：「社會進步、科技發達，大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難道非要肩挑背磨才舒服？」

舅爺如今真是爺爺級別的了，一見到我總忘不了嘮叨我小時如何把鐮刀搞壞，那把鋼製鐮刀如何厲害的往事兒，然後又望着懸掛在顯眼位置的、包得嚴嚴實實的鐮刀沉思。



劉征

## 古裝劇（二）

清宮戲的受歡迎還在延續，畢竟對於快樂的任性是沒有人可以抗拒的。可它的講述方式卻依然屬於傳統。在當前，有一種更為常見的類型，是正午陽光開創的《琅琊榜》和《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些劇從表面看起來和傳統歷史題材的古裝劇一樣，在盡力還原歷史和當時的生活，比如服飾、宴飲和陳設。但是這不是大家喜歡它們的理由。只要我們回憶一下同樣講述北宋生活的《清平樂》，那樣波瀾不驚的帝后